

◇生活空间

桥

[南京]王玉玲

打小,我便对“桥”有着一份别样情结。这固然与毕生深耕水利工程的父亲有关,但更多的则源于儿时旧忆,源于心底那座未及踏足的老木桥。

上世纪五十年代,在江苏省水利厅工作的父亲奉调支援大西北,我们举家西行,落脚青海黄南州同仁县隆务镇。

镇上有一座隆务寺,是始建于1426年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名刹,与塔尔寺、瞿昙寺、拉卜楞寺并称青海“四大寺院”。寺因河名。一座架在隆务河上的木桥,便是隆务寺与外界的唯一通道。木桥极简陋,不知经历了多少岁月风霜,通体颤巍巍的,汽车驶过便显得不堪重负。

对木桥生出执念,皆因求学时光——我是在隆务寺上的小学。木桥离寺院很远,老师与家长严令不许靠近河边,远离木桥。在他们眼中,湍急河水如噬人猛兽。

一日,同学中风传:对岸有座正规学校。消息如星火,瞬间点燃我过河寻觅的热望。我幻想化身飞鸟,振翅掠过隆务河,直抵对岸,探访校园,欣赏美丽花海……可没有师长应允,终究没能踏上木桥半步。

最终,那座对岸的校园与河那边的花,只能随了老木桥一并藏进心底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,父

亲调离黄南州,全家启程返宁。途经兰州,黄河以磅礴气势撞入眼帘。望着大河之上的铁桥,我心头震颤——弧形钢架如巨龙脊骨横卧涛间,沉稳又奇崛。父亲说,这桥由美国人设计、德国泰来洋行承建、中国工匠参与施工,是黄河上首座永久性铁桥,1928年改名中山桥,人称“天下黄河第一桥”。言语间藏着淡淡的怅然。多年后我才读懂:桥虽由国人施工落成,内核却是外来设计。

列车继续向东行驶,至南京浦口,竟遇别样“过江”方式——火车拆解成数段,由轮渡载运过江后再重组。我执拗追问父母:长江为何无桥?什么时候也能像黄河那样有座桥?父母始终没有作答。年幼的我以“水面太宽”自答,却不知江流里裹着时代的局限。好在,等待没那么漫长。1968年9月30日,南京长江大桥铁路桥通车;12月29日,公路桥竣工开放。

“大桥通车”的消息,如寒冬烈火,燃遍六朝古都,“看大桥”成了南京人的风尚。彼时我读初二,按捺不住欣喜,约同学从朝天宫步行至桥上。只见人潮涌动、摩肩接踵,行至南堡三面红旗下,竟被人流堵得再难前移。

可真正让长江大桥走进心底,是1974年的事。当时,

市工人文化宫开办诗歌训练班,我成了首期学员,知名工人诗人王德安老师为我们授课。那日,他解读青年诗人叶庆瑞的新作《大桥,赞美毛泽东思想的诗行》和《桥灯》:当阳光擦亮每一根钢梁,当最后一颗铆钉铆紧了祖国的南方和北方/桥灯啊,你不就是当年解放军渡江时留下的一串火把……

教室里静得只剩呼吸。

那些诗句如光,照进我对桥的认知深处:原来桥不只是水泥与钢铁的架构,更有温度、有记忆、有筋骨,能与历史相拥,与精神相连。

最近,市职工作协组织采风,我再赴长江大桥。九座桥墩稳扎涛中,托举1577米正桥,化作水泥与钢铁谱写的画卷,在大江之上从容舒展开去。导游说,这是中国人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长江大桥,是真正的“争气桥”;桥上百万颗铆钉,皆为手工热铆,每一颗都藏着建设者的赤诚。话音未落,记忆闸门忽被轻轻拨开——五十年前诗歌训练班里的往事,如江潮漫上心头。

恍惚间,隆务桥下的急流、中山桥的百年流云、长江大桥的长虹卧波,在心头重叠,完成了一场跨时空的对话。岁月如流,那桥载满记忆,书写辉煌,也成了我永远的诗与远方。

◇心灵点击

无我之河

[南京]许一唯

巨大的因果网络中自然发生。人亦如是。

那些真正改变世界的力量,往往在无人察觉时悄然运作。如同大地上纵横交错的路径——不是谁规划了它们,只是无数双脚在岁月中走出的自然痕迹。路不曾说“向我走来”,人也不必说“我在开路”。行走本身,就是道路的存在方式。

当我们停止强调“我在思考”,思考反而更加清晰;当我们忘记“我在付出”,付出才真正纯粹。就像手不认为自己灵巧,却能在琴键上起舞;呼吸不觉得自己重要,却维系着生命的延续。

深夜,万籁俱寂。如果你仔细倾听,能听见宇宙最深的秘密:没有哪个声音在说“我存在”,但万千声响共同谱成了存在的交响。

最高的智慧,是认识到自己只是这交响中的一个音符——既不卑微,也不骄傲,只是恰如其分地振动着,参与着这场没有指挥者的宏大演奏。

山间有溪,终日潺潺。它从不认为自己在“流淌”,只是顺着地势,高者泻下,低者充盈。遇石则分,遇渊则聚,形态万千而本性如一。它不曾思考“我要去哪里”,只是自然地向着低处。最终,它汇入江河,忘记了自己曾是独立的溪流。

春日之风,从南而来。它不觉得自己在“吹拂”,只是气压高低自然发生的平衡。它拂过山野,野花自开;它掠过湖面,泛起层层涟漪。风从未想过要改变什么,万物却因它而苏醒。

夜空之星,悬于天际。它不认为自己“照耀”,只是遵循着物理的定律,燃烧、发光。它的光芒穿越万年,却从不宣称照亮了谁。当人们借星光辨认方向时,那是观星者的智慧,不是星辰的恩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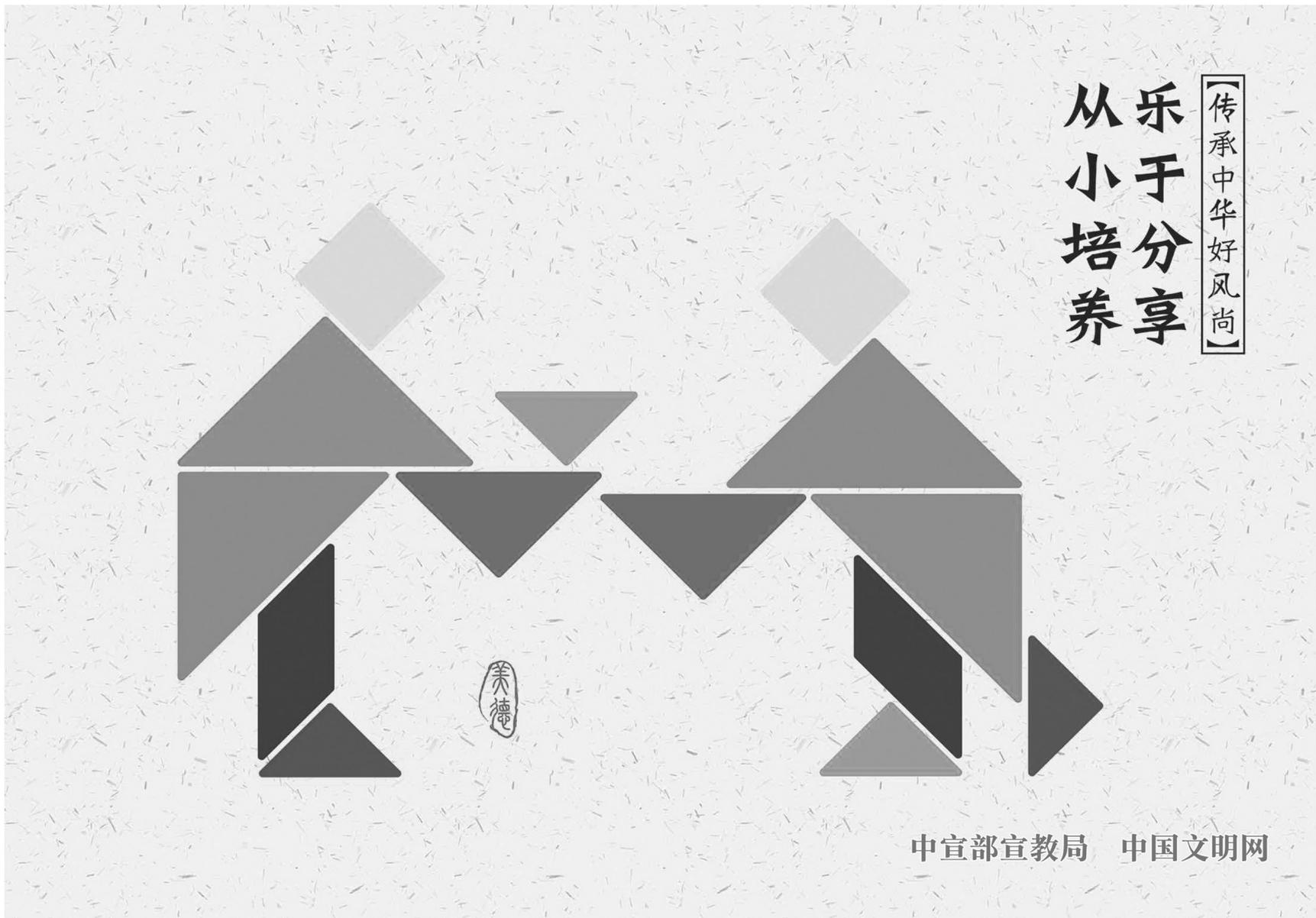
最深的秩序,往往不显现为意志;最伟大的力量,常常伪装成偶然。

庭院中的石阶,被往来行走磨得光滑。台阶不曾“允许”被踏,行人也不曾“决定”要磨平它。只是日复一日,风吹雨打,石头自然圆润,脚步自然轻快。这是一种无言的默契,没有主体,也没有客体。

正如四季更迭:春生不是恩惠,秋收不是馈赠。阳光雨露,各按其时;草木枯荣,各循其理。没有哪个季节在“掌控”全局,也没有哪片云在“决定”降雨。一切都在



扫描二维码,敬请关注本报专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,也可在微信“添加朋友”中“查找公众号”,搜索“B座西窗”或微信号“bzuoxichuang”。



乐于分享
从小培养

传承中华好风尚